

From Spatial Reading to Spatial Practice

閱讀然後建築

李重緯

Chung-Wei Lee

中原大學建築系 》美國庫柏聯盟學院



起點

如要試著從留學來談我自身追尋建築的軌跡，我想要從起點開始。我十歲時隨著家人從淡水近郊的小社區中，搬到活絡的板橋市區裡。我因此第一次有了在大城市中生活、獨自流連的經驗，體驗到生活環境中人與空間之複雜性，超出自己可以掌握的程度。在城市裡的日常生活，即是去習慣與擁抱這無法預期和掌控的生活樣貌，城市裡的人不再只有我過去所熟悉的語言與行為模式，相反地，充滿不同階層與文化的並置碰撞。街道上早餐推車與傍晚各種小吃攤販早午晚接替著、隨著日子汰換，家附近的巷道不會有盡頭，而是無止境的連綿下去…。

從此，我喜歡觀察這些難以捉摸的生活樣態，還有乘載和觸發這些不同活動的空間。這個興趣進而引導我走進建築的領域裏。在這篇文章中，我將從個人的觀察與閱讀開始，引導出我所理解的Diana Agrest主導下的Cooper Union March II，並在最後帶出自己仍在起點上的路途。

空間的可能性、複雜性與危機

Henri Lefebvre認為（社會）空間是（社會的）生產物。它並不僅是幾何意義上的虛空間 (empty space)，也是萬物與時間、地理、意識產生連結的媒介。建築作為空間的實踐，正是在於安排、創造這些看得見與看不見的體系的連結，同時包容系統間碰撞、融合或質變的發生，並帶來創造性與進步之可能。

然而，當社會結構在全球化、極化與複雜化的今日，此一任務變得日益艱鉅。Bruno Latour認為當代社會相似於「前現代」的混沌狀態，因知識與專業的分化，加上政治、經濟與社會等各種力量，在全球不同層面間的牽扯與矛盾，我們難以用理性解析事物的脈絡與問題的全貌，也因無此法作出科學的評判和決策。在這樣的情況下，現代與進步成了不可能 (Latour, 1991)。我自己在台灣學習建築的過程中，不斷地被教育著建築設計即是在於解決問題。然而，身處在此複雜性與危機中的我們，是否有能力掌握事物與解決問題？還是，我們透過建築反而創造了更多問題？



Foundation Building中建築系學生上下課必經的留白空間與圓型電梯間，以及上課中的學生。（此照片攝於2014年4月，學生們在學校公佈收取學費政策後，將此空間漆為黑色，作為無聲的抗議與悼念。）

Cooper Union的兩棟建築

Cooper Union沒有校園，而是由兩棟建築構成。在一堂課的作業中，我曾寫了2009年落成的41 Cooper Square短文評論。建築師Thom Mayne為彌補沒有校園的缺憾，以一座大階梯作為貫穿整棟建築的公共空間，並以複雜的幾何操作創造出戲劇性的空間效果，誘使師生以爬樓梯取代電梯，並期許在此「垂直廣場」中產生系跨域的知識交流。然而，以樓梯為主體的空間因階梯深度不足與缺少平面空間，並無法支持創作、展示與評圖等教學活動的發生；昂貴的室內皮層也不允許貼圖與任何改動。師生只能扮演此壯觀的空間中渺小的客體，大多狀況下只有上下課通行，難以產生知識與創作交會、碰撞的機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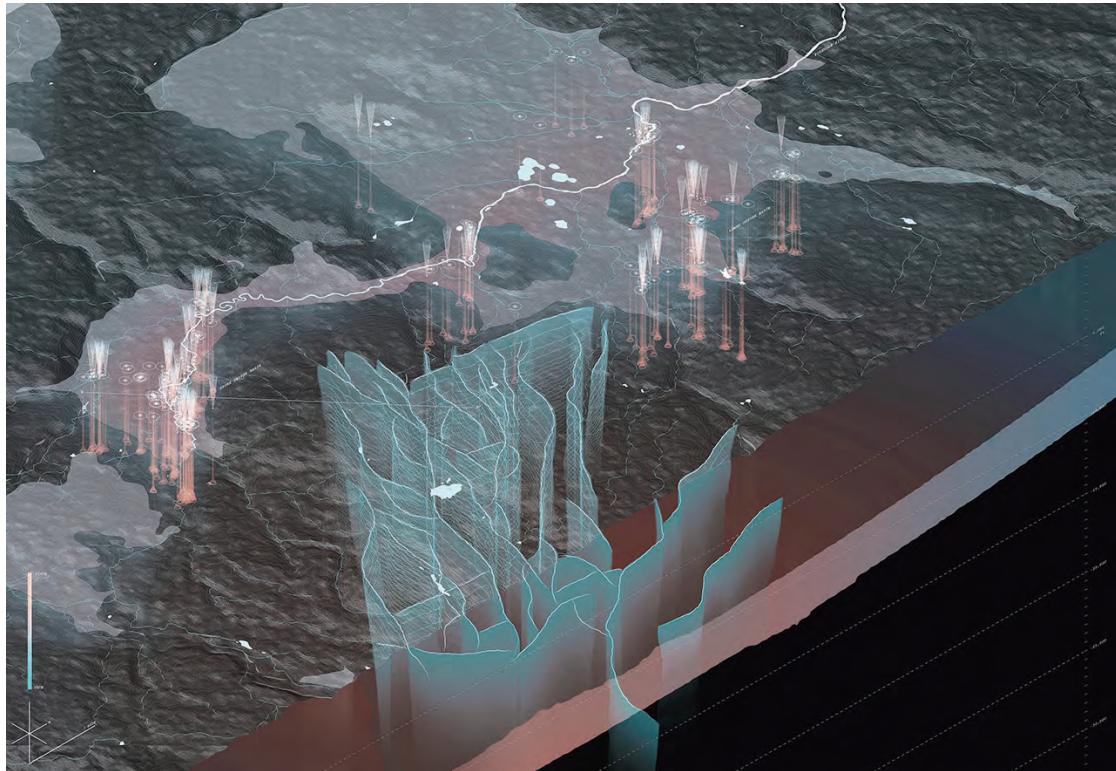
評論中，我對照學校另一棟由Frederick A. Petersen設計、1859年建成的Foundation Building。1974年時，建築系主任John Hejduk的改建方案保留了建築原有的圓形電梯（也是歷史上第一座電梯井），並在它對面增設一座方形電梯。兩座電梯貫穿每層樓約200到350平方米大小、被白牆包圍

的留白空間，學生必須穿過這些留白空間進入工作室及教室。而這些留白的空間正是建築與藝術學院的學生們貼圖、評圖、製作與展覽作品，甚至是派對之處。每個人總是在電梯門開後，踏入這變化莫測的驚奇領域，眼觀其他學生的創作、旁聽評圖，亦可當場加入交流。

從設計的侷限性到非設計的創造性閱讀

Cooper Union一直以來靠著創辦人Peter Cook與他人捐贈的資源與地產，才得以維持長達一百五十餘年、「如水與空氣一樣免費」的免學費傳統。但因Mayne設計之新大樓的昂貴造價，加上長年的收支不平衡，使得Cooper Union面臨嚴重的財務問題，不得不於2014年起，對新生收取半額的學費。

當建築已成為消費體系的一環，以及今日過於物質導向，Diana Agrest認為形式與機能主義失去了力量，甚至壓抑了建築的可能性，建築師也因此喪失了影響改善社會之能力。她認為建築師必須跨越不同的知識系統，更為寬廣與深刻地閱讀



Liquid Tectonics, 黃石公園的地表與地下的水循環系統與熱能之互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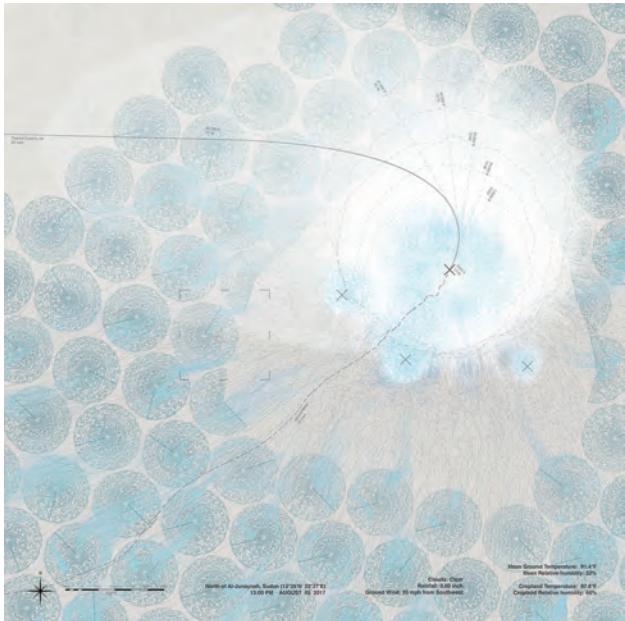
與認識現有的社會、自然與都市結構，才能處理問題、找出可能性。以Foundation Building為例，Hejduk 即是在對藝術與建築教育活動、及現有建築狀態理解後，才能透過有限的空間敘事，達到最大的可能性與交流的強度，並同時賦予此序列一種詩性。Diana Agrest所主導的MArch II 工作室便是讓我們在急著做「設計」之前，先看清楚有什麼是存在的？進而對現存的事物與空間，創造性閱讀 (productive reading)與再現，也就是「非設計」(Non-design)的實踐。

MArch II 的設計-研究工作室

March II設計-研究工作室的前兩個學期分別以都市與自然系統為對象，獨立找出閱讀的題旨，在分析與再現的過程中，探尋不同的可能性。課程中，我們不斷被要求與訓練透過繪圖來再現不同文化系統、符碼、物質與力量的交會與關係。在此脈絡下，建築人慣用的Diagram圖說是不可行

的，因為單憑經驗與觀察、過度簡化的關係圖，會抹煞掉我們重新理解事物的可能。我們在時間與空間等不同的象限中，大量的描圖、層疊過濾出來的資訊，並進而抽取出不同事物之運動與互動的關係，最後用各種表現手段在不同的尺度、維度與媒介來再現這些現象與系統。也因此，是否有透過圖面、模型來分析演繹出獨特且說服人的敘事文本與邏輯，甚至比最後所得出的可能性重要。

第一學期裡，我以季節性的豪雨水災為起點，解析孟買都市與貧民窟之間物質資源或建築材料等透過洪水所引起的重新分配，並嘗試找出空間介入的可能性。第二學期則以黃石公園的地熱景觀與火山窪地結構為分析對象，在這處知名的間歇泉地熱景觀底下，隱含著一個由地下水、地質結構與火山熱交互作用所構成之龐大又細緻的物質流動系統。此案除了用製圖再現此系統外，也在實驗模型中利用石膏、鹽、蠟與滾水等



Clouds As Environment Transformational Tools, 中樞灌溉系統的群集與灌溉的安排來激化地表的熱對流並造出積雨雲。

材料探索物質的流動性，提供另一種思考物質的觀點。

在第三學期裡，學生可以決定自己研究與創作的主題，也可以延續第一、二學期的研究。而我所感興趣的主題是雲：它作為人所能感知到的最終極遮蔽物體，其實是由地表的熱對流所生成的。因此地表的植被、城市及工業活動等都和雲的形貌和活動息息相關。以此為起點，「以雲作為環境轉化工具」（Clouds As Environment Transformational Tools）便是從非洲薩赫爾地區（Sahel）的地表植被、水文、人文活動與氣候的分析開始。我以美國中西部常見的中樞灌溉系統（Pivot Irrigation System）之配置與灌溉時間的安排，使地表與植物的蒸散活動分布構成極端的熱對流，進而「造」出積雨雲來增加降雨量，並作為一種積極的環境復育工具。它試圖連結此地早已中斷的地下水與雲雨之循環，並進一步造林來抵擋北邊撒哈拉沙漠帶來的沙漠化威脅。此案將

空間建構的尺度從地景延伸到大氣，也同時辯證人為環境與自然之疆界。

研究所之後

我在2013年畢業後，進入紐約BKS K建築師事務所任職建築設計師，主要參與位於曼哈頓南端的砲台公園 Battery Playscape設計案與其他住宅設計。在2013年末，我也與好友魏國倫與林彧祥組成了CLAS (Co-lateral Architectural Studio)，希望從跨領域的視角來觀察與閱讀當代的現象、找出空間的可能性。我仍然期待透過建築與空間能使事物碰撞出新的火花。

經過近三年參與及觀察建築的實務，似乎也慢慢理解「非設計」在社會中實踐的難度。Michel de Certeau在《日常生活實踐》裡批判專業者在進入社會普遍性的秩序與規範中、贏得在社會認可的位置後，他/她論述的目的便不再是求知，而是成為社會經濟運作的一環，化約成平凡的語言（Certeau, 1984）。相同地，當下的空間實踐何其容易地成為僵化與重複性的操作，難以保持批判與挖掘事物的眼光。

Lebbeus Woods在他的作品「War and Architecture」中聲明：「...建築是戰爭，戰爭是建築。我戰爭的對象是我的時代、歷史、以及駐於僵化與畏懼之形式中的所有權力…」透過創作，他用他的一生抵抗整個社會加諸在建築師身上的限制，以及任何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事物。非常不幸也可惜的，Woods在2012年末、我入學後的幾個月辭世了。然而，不管是他或是Agrest，那不斷自省並透過更寬廣的眼界探尋、挑戰建築之態度，一直是我所景仰、也是作為一個建築人所期許能做到的。■